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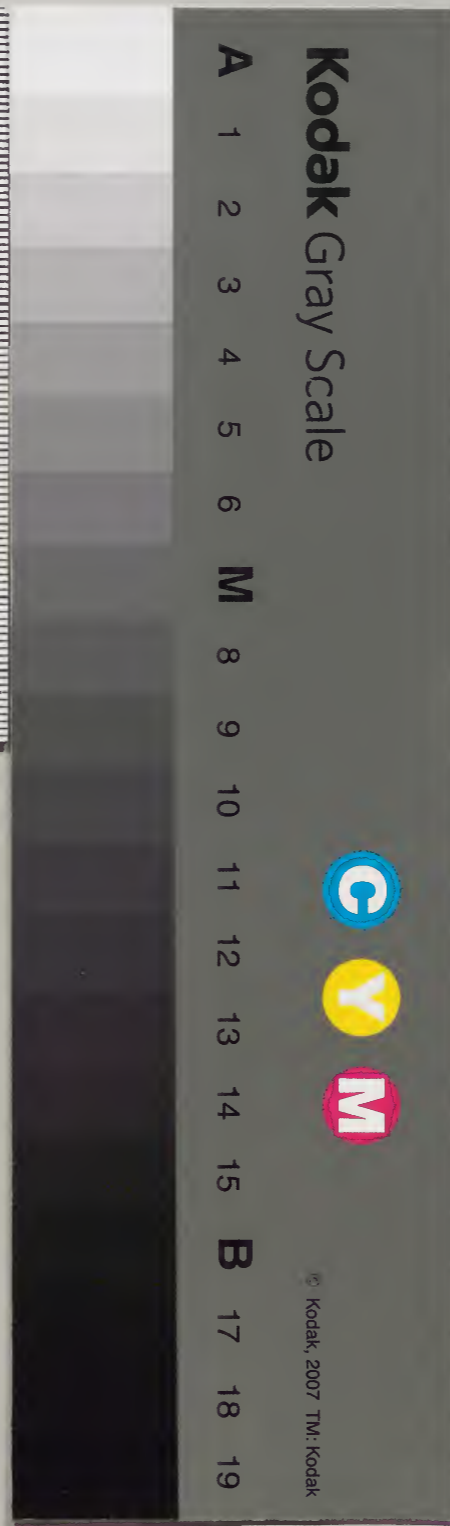
四書說約 二

中庸 一

漢書門			
田	三	三	九
二	六	六	函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書	田	三
函	冊	三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59
冊數	20 ( 2 )
函號	277 107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四書說約卷之二

吳郡 顧夢麟麟士纂輯  
楊 彞子常參定

中庸一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大○全○朱○子○曰○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  
○雜○氣○稟○而○言○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如○太○  
○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  
○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  
○謂○天○者○理○而○已○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為○之○化○

中庸

卷二 中庸一

一

歲餘居



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  
 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雖鳥  
 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  
 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  
 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睢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  
 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  
 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  
 之所得為哉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  
 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

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  
 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  
 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  
 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  
 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  
 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  
 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  
 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疎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  
 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為教行矣

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  
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  
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  
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  
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  
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  
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為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著  
於篇首。雖曰始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  
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  
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  
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  
不該。而老氏之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  
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  
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  
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由  
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  
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  
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

立矣

蒙引性出於天。故曰天命之謂性。道者性之動處也。故曰率性之謂道。教者道之準則也。準則必出於聖人。故曰修道之謂教也。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不涉人為。至教方是聖人所立。然亦非以己之私智為之也。故曰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戒慎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略略收拾來。更

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教字也不大段用得。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不是着力把持。雙峯饒氏曰。君子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目無所睹。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不敢忽。事物既往。是指前面底說。思慮未萌。是指後面底說。不睹不聞。心在此二者之間。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是自所睹所聞。以至於所不睹不聞。皆當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看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須臾之頃四字。於此見得子思所以發須臾兩字之意。



愚按饒氏注初看極嫌其騎墻後見後節朱子小注而始泮然  
 氷解蓋大意謂睹聞之時戒懼自不待言至雖有不睹不聞之  
 須臾耳目未交即思慮未起而已早自戒懼是何等無時無處  
 而不存養可見此理既貼章句亦始未發不待存疑諸書之聚  
 訟也詳俱見後節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則是外物  
 而非至切之道也語意極鄭重○不睹不聞二句蒙引存疑俱  
 倚章句淺說達說俱始未發今日乃得一和合快事○楊子常  
 曰意所徇欲曰須臾所未合曰臆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大全問謹獨莫只是十月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暗室不欺  
 時一般否朱子曰這獨也不只是獨自時如與眾人對坐自心  
 中發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  
 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道不可須臾離是言道之至廣至大  
 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是說  
 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是人戒懼做存養工夫莫見莫顯是  
 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下是人謹獨察私意起處防之只  
 看兩故字可見○既言道不可離只是精粗隱微之間皆不可  
 離故言戒懼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

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上文。不可須臾離也。之意。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結上文。隱微意。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故字。且兩提起君子字。若作一段說。亦成。是何文字。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着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着。曰是。問戒懼是體。統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曰然。問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問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謹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不知是如此否。曰此說甚善。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是。又問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未發時。着義理不得。纔知有義理。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源。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陳氏曰。雖是平時。已常戒懼。至此又當十分加謹。則所發便都是善。不加謹。則所發便流於惡。潛室陳氏



曰戒慎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慎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謹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際。蛟峰方氏曰戒懼是保守天理。慎獨是檢防人欲。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慎。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慎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為教者。因

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立教由教之別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私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微於色護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知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况既有是心歲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至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

○即尚綱章注為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  
反明為已○過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  
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孔疏賀瑒曰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時是波○靜時是性○動時是情○因五常而有六情○似金與銀印○銀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銀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而情者動○

大全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復乖逆○所謂和也○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北溪陳氏曰○節者限制也○其人情之準的乎○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與是理不相啜戾○故曰和○蒙齋袁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渾然在中○及發而有中○節不中節而惟中節者為和○雙峰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方謂

之和。辭之四時。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之和矣。○雲峰  
胡氏曰。上文說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說在  
人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

蒙引。天下之達道與率性之謂道。二道字大同小異。彼道字對  
性教言。則為義理之名目。此達道字對大本言。則為和字之名  
狀。

存疑。喜怒哀樂之未發。這時心下無一物。雖有喜怒哀樂之理。  
在。初未有喜怒哀樂之可言。以其四者一無所偏倚。而恰在其  
中間。故名之曰中。○喜怒哀樂之未發。物未感。喜怒哀樂無自

而發也。若無感而妄發。則未感之時。已有偏着。靜亦動而失其  
中矣。此大學之有所也。○節是箇限制。如竹木之節。必情之發  
方有。若未發亦無緣有箇節。喜怒哀樂有箇當然界限。不可過  
不可不及。這是節。發出湊着那界限。無太過。無不及。便是中節。  
此處要看得細。如不當喜而喜。此固不足言中節。若當喜而喜  
之中。分數有多寡之差。亦是未中節處。如十分為中。纔喜到九  
分處。便是不及。若喜過十一分去。便是太過。皆未為中節。須恰  
恰。到十分處。方為中節。此所以貴於惟精也。所以貴於慎獨也。  
○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者。謂其不乖於喜怒哀樂之理也。蓋喜

怒哀樂自有當然之理。所謂節也。發而皆中節。則於理無所乖戾。所以謂之和。愚按此一節。是大凡說不頂上。兩節致字。方頂上。兩節說也。之謂與謂之語氣亦有辨。之謂者。有是名稱而實之也。如首節謂之者。據是地位而目之也。如此節。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大全勉齋黃氏曰。章句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橫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致。橫致如一箇物打過了。四圍恁地潔淨相似。直致則是今日如此潔淨。後日亦如此。以至無頃刻不知此。

雲峰胡氏曰。章句精之約之。只是釋一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已是約之之至。而其守不失。所以約之者愈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已是精之之至。而無適不然。所以精之者愈至此。之謂中和之致也。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裏。貴乎約。審察幾微。貴乎精。二字下得尤不苟。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朱子曰。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則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人材。這便是萬物育。以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

簡即這喜怒哀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  
 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  
 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  
 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復  
 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故也。問堯湯不可謂不能致  
 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曰經言其常堯湯遇非常之變也大抵  
 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  
 一事之不盡方是致處。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  
 右民底功夫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

位胎天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  
 上說方有此工夫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  
 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  
 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  
 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  
 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  
 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

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  
 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  
 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  
 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  
 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  
 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  
 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  
 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  
 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

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  
 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在於靜而無一息之  
 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  
 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  
 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  
 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  
 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  
 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  
 ○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

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莫。胎殯卵殞。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耳。○曰。然

則當其不位不育之特。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垂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為破碎之甚耶。○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

中庸

中庸一

十五

中庸



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  
 所從來而不可紊耳。蒙引大抵天地有木然之義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  
 性道教三者皆出於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  
 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  
 必有是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是工  
 夫。學者知此。可以讀天下之書。而應天下之事矣。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  
 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

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  
 夫外誘之私。而克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  
 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大全史氏伯璿曰。此章前後五節。皆是以本然之道理。與  
 當然之工夫。相間而言。而二者之中。又各以一體一用對  
 待言之。極為詳整。第一節是總言。以起之。性是體。道是用。  
 天理之本然者也。教即修道。以復其性之謂。人事之當然  
 者也。第二節第三節。是由教而入。以存天理。遏人欲之事。  
 此是就體用上做工夫處。第四節是包性情之德對言。此

又○是○申○言○本○然○之○道○理○處○以○見○道○之○體○用○自○然○而○然○故○見○道○之○本○不○可○離○者○如○此○第○五○節○是○就○性○情○之○德○上○做○工○夫○處○又○推○效○驗○而○極○言○之○此○又○是○申○言○當○然○工○夫○與○學○問○之○極○功○也○魯○齋○王○氏○曰○是○篇○分○為○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一○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

其○極○雲○峰○胡○氏○曰○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未○復○合○為○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朱○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為○一○理○指○上○天○之○載○始○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未○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知○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是

實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大全新安陳氏曰章句體之謂以身當而力行之如仁以為已任之意

蒙引體之者依其本然之謂也亦從下句反字而生反者不依其本然者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大全朱子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恰好底事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德君子而處不得中者

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當看而字既是君子

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

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魯齋許氏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

而中無定體當此時則此為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

為中於他事則非中矣是以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

於既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之征讓不同而同

於中三仁之生死不同顏孟之語默不同其同於中則一也明

乎此則可論聖賢之時中矣

愚按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此三句是時中

上一層話。推原其平日也。而無時不中一句。方是正說。小人不知有此一句對君子。知其在我三句。不戒懼意已在裏面。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二句對而無時不中矣。一句不可以無忌憚對戒謹恐懼存疑說。是又為通之。無忌憚正是中。庸故曰與時中對也。○小人之中庸也。斷依王肅本作反中庸也。說無居之不疑之解。○君子之中庸也。一條蔡氏作子思釋孔子之言。然今通作俱孔子之言。則只當以章句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六句為正解。後蓋中無定體以下牽及戒謹恐懼者已為作中庸語意。未必是孔子當日語意也。後凡引孔子語者類然。

右第二章

章句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大全北溪陳氏曰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却是含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章句必合內外而言。謂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愚按陳說亦名篇之總解。依游氏中庸屬德行。則猶言事。

中庸說約 卷二 中庸一 十九 中庸

理○大○段○下○文○在○無○過○不○及○邊○多○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大全雙峯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格菴趙氏曰此章無之為德也四字故下句有能字意論語是夫子本文此是子思櫟括○雲峰胡氏曰此比論語添一能字惟民氣質偏故鮮能知能行仍須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愚按章句但世教衰教字照首章修道謂教教字此中庸亦在無過不及邊○子思既添一能字胡氏又添能知能行四字是

多少針線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只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為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錙

錄不差也。○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所以反中庸。與衆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專以過不及為言。似言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為庸。非有二也。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雲峰胡氏曰：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為此三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為道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為道為不足。知不智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大全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

或問：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寒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

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  
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  
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已○帶○能○明○則○行○意○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大全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由不明  
所以不行

右第五章

大全黃氏洵饒曰道其不行矣夫道之不行也惟舜之知  
然後可以行之所以承上起下○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  
為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比而從之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  
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大全雙峰饒氏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萃之時用大牲吉則  
中在那極厚處如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薄處他可  
類推執是執其言用亦是用其言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弘  
博大兼總衆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



當○而○無○偏○。勉○齋○黃○氏○曰○。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黃○氏○洵○饒○曰○。好○察○過○言○。如○詢○於○芻○蕘○。清○問○下○民○之○類○。隱○而○不○宣○。隱○惡○也○。播○而○不○匿○。揚○善○也○。廣○大○指○隱○惡○。光○明○指○揚○善○。擇○之○審○。謂○知○之○至○。即○執○其○兩○端○是○也○。行○之○至○。謂○行○之○盡○。即○用○中○於○民○是○也○。擇○之○審○。即○舜○之○精○行○之○至○。即○舜○之○一○。

愚○按○章○句○。然○後○用○之○。則○擇○之○審○。而○行○之○至○。到○得○用○中○。已○是○行○矣○。故○下○又○轉○云○。然○非○在○我○之○權○度○云○云○。可○見○是○用○中○。由○智○非○用○中○。以○成○其○智○也○。雖○前○云○。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不○要○倒○看○了○。此○

章○引○言○。固○重○智○字○。實○亦○重○中○字○。大○段○知○行○皆○十○分○折○開○。不○得○

黃○注○精○一○分○配○亦○是○。○楊○子○常○曰○。須○知○子○曰○。初○非○為○中○庸○。所○以○

上○下○承○起○。皆○子○思○集○句○。夫○子○口○中○不○得○入○子○思○話○。前○後○章○亦○不○得○通○用○。○執○既○是○執○其○言○。用○既○是○用○其○言○。難○道○隱○不○是○隐○其○言○。揚○不○是○揚○其○言○乎○。混○作○用○人○文○字○者○。皆○誤○。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大○全○雙○峰○饒○氏○曰○。分○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



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新安陳氏曰。此章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也。○愚按章句言知禍知字是補出以對下擇字。○依蒙引如貪財好色等。

右第七章

○大全黃氏洵饒曰。中庸之不能守。惟顏子然後可以守之。亦承上起下。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大全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雙峰饒氏曰。每得一善則着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着意去守這一善。○黃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愚按前章言能擇不能守。回便是能擇能守者。故曰起下。然上下相承亦是大意說。蒙引云不必深。最是。○能守即是行一邊矣。○大全云。回之守與舜之用不同。太拘存疑云。行在擇之下得之上。太鑿皆是自起。葛藤舍旃可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不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夫全問中庸如何不可能朱子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急些子  
 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難也○北溪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  
 然亦不必泥說知仁勇大意只謂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稟明  
 敏者能均之爵祿久所好難却也而資稟廉潔者能辭之白刃  
 人所畏難犯也而資稟勇敢者能蹈之是三者雖難而皆可以  
 力為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稟勉強力為之  
 須是學問篤至到那義精仁熟真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  
 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雲峯胡氏曰饒氏謂章句言義  
 精仁熟似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審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  
 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  
 中之勇故章句於此釋中庸之不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  
 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於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  
 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而守之反復細玩  
 朱子之意可見矣

右第九章

章句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愚按陳胡兩說及前後章句即始應甚明中庸不可能句

不得別生意解注脚在和而不流一節也。大意亦云中庸不可能也。必如後所言之勇者乃能之耳。實與引舜回處一例。故曰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孔疏夫子將答子路之問且先反問子路言強有種種女今所

問問何者之強

大全新安陳氏曰女之強謂學者之強也下文曰強哉矯總應

此句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社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

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大全朱子曰強哉矯贊歎之辭○和便易流若是中便自不倚

何必又說不倚蓋柔弱底中立則必欹倒若能中立而不倚方

見硬健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夷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

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是中立不倚處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

來歸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

○雙峰饒氏曰。曰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眩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凌南北方之強。皆是氣之偏處。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強。是能自勝其氣質之偏。○雲峰胡氏曰。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強。南北以勝人為強。其強也。圍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也。

蒙引和而不流。蓋以處常言中立而不倚。蓋以處變言和與人。

同中立與人異也。下文又分處窮達言。○中立字對和字言。○和與中立字輕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一例。

存疑凡和以處眾者易。至於流。君子於此則能自守以正。未嘗違理以隨眾。而至於流。違眾獨立者易。至於倚。君子於此則能自信以是。不肯易方。以從乎眾。而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變其平素。君子則能行道濟時。以施其蘊。而不變塞焉。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窮約。君子則能守義安命。以終其身。而至死不變焉。此則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也。故曰強哉矯。○中立而不倚。此最難言。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此中字淺與中。



庸之中不同。中立猶未是強。必至於不倚，乃為強也。如舉世皆出而我獨處，是中立而無依也。若非見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堅，少間未有不隨眾而出者。若伯夷、叔齊當武王之伐紂也，天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同心同德之臣至三千人，皆以為紂可伐而從周矣。獨伯夷、叔齊斷然以為不可，至於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而死，是真能不倚者也。又如舉世皆處而我獨出，亦中立而無依也。然非知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定，少間亦未有不隨眾而處者也。孔子當周衰之季，歷聘諸侯之國，而所如不合，轍環不已。當時晨門譏之，楚狂避之，荷蕢非之，沮溺丈人之徒，又送送刺之。雖親炙如子路者，亦疑之數數矣。而夫子以其不磷不緇之操，終不為眾所讎，而少輟其無君皇皇之心。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又曰：果哉末之難矣。蓋直欲排天地氣數而反之，救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置之衽席之上，信乎所謂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者也。故卒老於行而不悔，其中立而不倚，又何如哉。

愚按此節始中庸不可能句，須說得地位尊重，依饒說不變塞。是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境界。則上三句亦須有斟酌。○朱子嘗論堯舜孔子方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今又以

中庸 卷二 終篇

並証不倚不知當否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大全朱子曰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雙峰胡氏曰既曰君子依乎中庸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聖

人德盛禮恭雖處既聖之地未嘗有自聖之心也○史氏伯璿曰愚嘗合而言之則首節是知行之過處過蓋由於不當強而強也次節是知行之有始無終處無終蓋由其當強而不強也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則強不足道矣故曰不賴勇而裕如也達此則經注之旨可識矣  
存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人不知而不愠也此是道德之盛全不以在外得失為事故曰唯聖者能之

右第十一章

章句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

中庸說約 卷二 中庸 一 元 成廉

大音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

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

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大全黃氏洵饒曰造道謂達道成德謂達德○雲峰胡氏

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

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然夫子於

舜之知讚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

○史氏伯璿曰右以前十章大槩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

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

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

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即以費隱總之

此二節相承之次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大全雲峰胡氏曰費字當讀作費用之費說文散財用也○朱

子曰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

然而不見處○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曰形而下

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

費就其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大全朱子曰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着得一物在若曰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

○勿軒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新安陳氏曰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為隱○朱子曰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

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朱子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

大全朱子曰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察者著也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非察察之察詩中之意本不為此中庸借此兩句形容道體○問子思如何獨舉鳶魚而言蛟峰方氏曰只且提起一二以示人天下萬物皆如此何獨鳶魚



存疑上言夫婦可知能。聖人天地所不能盡。則此道無乎不在。固可意會矣。而其流行活潑之妙。則未見也。故子思復舉個鳶魚來發明他。見得此道在天地間。都如此活潑。如此昭著。日用之間。橫行直撞。無不是這道理。學者誠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也。○此道在天地間。川流貫澈。無所滯碍。真活潑潑地。天地無心。常活而不死。人心有欲。常死而不活。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者。聖人也。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顏子是也。其次莊敬以持養之。及其成功。則一也。其曾子之一貫。與程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謝氏曰。勿忘勿助。則知此。知此

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皆是示人求之之方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大全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謂君子之道。始乎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至。則昭著乎天高地下之大。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包到鳶魚。上下察處。該括盡矣。  
 淺說總而言之。君子之道。語其一節。則托始乎夫婦居室之間。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極其全體。則昭著乎天地之大。而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道之費而隱如此。此道之所以不



可○須○史○離○也○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有○須○史○之○間○也○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

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大全雙峰饒氏曰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

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

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

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

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

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違道不遠以極於達孝

又曰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史離是無時

不然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德欲其

久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內之功由

動而靜由靜而動不可有須史間斷戒謹不睹恐懼不聞

而慎獨是也業欲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自近而遠若小

若大不可毫髮放過造端夫婦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

人是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大全朱子曰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

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為道之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黃氏曰：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此人字兼人已而言。自己觀之，便具此道。自人觀之，人亦具此道也。又曰：此指為道之人已身而言。己之身便具此道。又豈可遠此身以為道。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諸高遠，便非所以為道。如老莊言道在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脈，猶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雙峰饒氏曰：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以學道者言也。遠人之人，是指衆

人人之為道之人，是指為道之人。

蒙引：道者人之道也。何遠於人哉。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章句：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與第二條衆人望人之衆人同。猶言人人也。不是指蚩蚩之庸衆人。存疑為上文說得濶了，故此便說入身來。此上下相承之意。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孔疏：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大全：雲峰胡氏曰：章句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以為道一句。第

一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為道第二節言己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為道第三節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已者亦不遠人以為道也

存疑即其所執之柯便是所伐之則然執此柯以伐彼柯其則雖不遠而伐柯者必有睨視之勞猶未免苦其為遠也至於人之道則各具於人之身是治人之則非若伐柯之則在彼而不在此者矣可見道不遠人若治之而不以人則所以教之者大從改之而不即止則所以望之者太深皆是遠人以為道了人之道即是他合做底道理本於性之所發而能知能行者也

以人治人亦是開導之而示以所當為誘掖之而使之以必為其人能改則人道盡矣即止不治不復於性分之外有所加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孔疏恕怵也怵度其義於人

大全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

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北溪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已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已心之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東陽許氏曰：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已之恕也。然非忠為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已之心推之，則心之全體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已兩句總言忠恕而章

句亦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朱子曰：盡已推已，此言違道不遠是也。是學者事忠恕工夫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贯之理耳。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若學者則須推故。程子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此只說下學而上達。是子思原下教人處。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又曰：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事論語分明言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事。○問到得忠恕已足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下工夫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

人子思之說。正是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恁地。曾子只是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潛室陳氏曰。此因恕而言仁耳。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已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已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雙峰饒氏曰。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人。事故曰道不遠人。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其理甚明。

或問齊師。達穀七里而殺。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已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為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

淺說率性之道。本不遠人。但人為私意所隔。惟知有已而不知。

有人故所以施之於人者多不得其當而去道也遠矣惟本乎忠而行之以恕雖曰出於勉強而未能與道為一也然由此而往則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其去道也何遠哉忠恕之事何如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耳如人以無道而施諸己此己所不願也則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心即己之心不以己之所不願者而施之於人焉此忠恕之事也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遠人以為道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

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

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禮疏所求乎子云云言此四者欲明求之於他人必先行之於己欲求其子以孝道事己己須以孝道事父母○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辭如己是諸侯欲求於臣以忠事己當先行忠於天子及廟中事己是全臣道也

夫全朱子曰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于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曾孝否乎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

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君者。盡忠否乎。以我責臣之心。而反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事父未能。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意謂道雖不遠人。而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

或問小注朱子曰。此處主意立文與大學絜矩一章相似人多

誤讀。○黃氏曰。或以所求乎臣一句而有疑。非也。古人君臣字多通用。諸侯有土者多稱君。其下皆稱臣。凡卑之於尊。僕隸之於主。便有臣義。

存疑。所求乎子四句。言君子之道。吾所未能如此。而君子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矣乎。然則當以是為則而自勉矣。大意不過如此。

愚按庸德以下如此作一氣讀。最是蓋慥慥句是倒縮文法耳。○所求乎子即作求自己之子。注疏大全或問蒙引淺說達說



俱同。然近文惟一陳大士主此。餘無知者。

右第十三章

章句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

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愚按夫婦知能其說如此。而前章居室之云。誤為鄙藝。或

又流入丹經者。何與。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存疑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二句只是一套事。但素位而行。

便不願乎外。不願乎其外。

大全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

便不願乎外。不願乎其外。二句不可分開。為二下文素富

貴行乎富貴二條。朱子乃分貼二句者。蓋素富貴行乎富貴條

雖有不願乎外意。然此處且欲發明素位而行。始未之及。在上

位不陵下條。雖有素位而行意。然此處只欲發明不願乎外意。

且置之。朱子解經各有攸當。非強為分析也。觀第二條四個素

字。行字。第三條五個不字。意就可見。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

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大。全。北。溪。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被。袵。衣。鼓。琴。若。回。

有之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為吾之所當為而已。○雙峰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狄謂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否，曰入字闕上，四者特舉其槩，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止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

天下不尤人

○大。全。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惟。反。自。責。於。己。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大。全。問。居。易。俟。命。與。大。易。樂。天。知。命。相。似。否。潛。室。陳。氏。曰。居。易。俟。命。學。者。事。樂。天。知。命。聖。人。事。○格。菴。趙。氏。曰。君。子。胸。中。平。易。

所居而安素位而行也。富貴貧賤惟聽天之所命不顧乎外也。  
 存疑該做底便是平地不該做底便是險道。  
 愚按次崖就是聖賢議論原不是教人揀易處做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鄭注正鵠皆鳥名也。一曰正正也鵠直也。大射則張皮侯而棲

鵠賓射張布侯而設正也。

孔疏言凡人之射有似乎君子之道。諸於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正乃是鷗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為

的。○詹氏道傳曰按朱子曰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皮侯

則設鵠乃大射之侯采侯則設正賓射之侯也。正畫朱次白次

蒼次黃次黑五正者天子也。諸侯則三正去玄黃孤大夫二正

去青白直以朱綠也。若獸侯則燕射之侯畫獸頭於正鵠之處

○趙氏德曰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

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大射則張

皮侯而設鵠此乃天子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貢

士可以與祭者賓射則張布於侯而設正諸侯朝會正以賓射

之禮以觀邦國諸侯者也。

備攷大射之侯棲皮為鵠賓射之儀畫布曰正凡侯皆以布為

之○其中○三分○之一○以皮綴其中○為射之的○故曰棲皮為鵠○賓射之候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采畫謂之正

右第十四章

愚按此八章之中○惟此章與下章首無子曰字○故章句判為子思之言○然看兩結束處各有夫子語○又安知非引言在此因理有相觸先為素位行遠諸論以發端也○故前又只云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據禮記原本自子曰道不遠入至以微章為一章自子曰射有似乎至其順矣乎為一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大全黃氏洵饒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凡天下事皆當如此○

下引詩及孔子之言○但舉一事以明之○亦猶詩之興也○妻子兄

弟○辟卑近○父母譬高遠

存疑○君子之道進為之道也○故就承之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

如登高必自卑○此句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意相近○益

上句意就在下句意內也○不可以君子之道當大哉○聖人之道

看辟如行遠必自邇○二句方作進為之序○言君子之道無所

不在而進之則有序也○盡性至命○必本於人倫日用之常精義

入神必本於洒掃應對之末須讀斷如行遠必自邇者始焉辟如登  
高必自卑者始焉。天下之理一也而有遠近高卑之不同何  
也可看錯理無遠近高卑自人之所見而有不同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  
婦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愚按詩解本當云雖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兄弟既翕而後和  
樂且耽則是兄弟真能宜室家樂妻婦者也。因兄弟及妻子而  
父母亦順看作三層殊有行登之意。然章句義取斷章故為平

說亦無不可。

若第十五章

大全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  
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  
其理勢必當如此故於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修己治人  
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則言正己不求  
於外。此章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也。引詩  
本是以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家則次序又如此。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大全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造化之妙。不可見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問何謂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注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朱子曰。良能是說注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自其靈處。○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屈伸注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便無了一物。便是

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往來。○吳氏程曰。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故迹專以氣言。而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始備。大抵理形而上。氣形而下。而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者也。不然。朱子何以曰。良能是說注來。屈伸皆理之自然。不假安排布置。○許謙曰。天地言其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理。妙不可見。惟見其成敗之迹耳。○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月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朱子曰。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人須是於



良能功用上認取其德鬼神之德言鬼神實然之理○黃氏洵  
既曰中庸其至矣乎以理言鬼神其盛矣乎以氣言理故言至  
氣故言盛鬼神為物之體而物不能遺中庸亦為物之體而物  
所不能遺也○章句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  
理亦賦焉是也○陰陽分而言之夫乾靜專其性動直其情大生  
為其功效○夫坤靜翕其性動闢其情廣生其功效合而言之陰  
順陽健者性也○陽施陰受者情也○陽生陰成者功效也○即此章  
觀之不睹不聞者性也○體物而不可遺者情也○洋洋乎如其  
上如在其左右功效也○皆就用上說良能之良即靈也○妙用

也○朱氏公遷曰鬼神自造化而言是專言之也○主乎祭祀而  
言是偏言之也○於二氣良能之中○我祭其氣之與我相接者則  
理之正也○

蒙引鬼神三段註蓋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  
用張子之說以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  
伸也○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其嘗合三說而一之曰鬼神天地  
之功用○二氣之良能也○其至而伸者為神○反而縮者為鬼○造  
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經傳中惟此德字解自為一例○  
故曰猶言性情功效○盛字意在體物不遺上○雖曰秉費隱

然○隱○只○在○費○之○中○即○所○以○體○物○處○無○可○見○聞○也○  
存○疑○小○汪○寒○暑○日○月○春○夏○此○不○是○鬼○神○乃○示○人○鬼○神○之○所○在○也○  
要○之○日○月○寒○暑○之○所○以○注○來○春○夏○之○所○以○生○長○者○乃○鬼○神○也○其○  
日○月○寒○暑○之○往○來○春○夏○之○生○長○即○是○物○而○鬼○神○之○所○為○體○者○爾○  
○章○句○言○性○情○又○言○功○效○亦○非○無○謂○此○都○是○就○體○物○不○遺○看○來○  
方○下○此○字○面○性○情○猶○言○才○調○蓋○能○體○物○處○是○其○才○也○此○鬼○神○之○  
性○情○到○那○體○物○處○便○是○功○效○蓋○其○才○之○見○於○用○也○此○鬼○神○之○功○  
効○也○性○情○功○効○猶○云○道○德○功○業○以○鬼○神○明○道○不○可○離○之○意○蓋○  
天○下○無○性○外○之○物○鬼○神○亦○道○之○所○在○也○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尤○  
見○此○道○無○乎○不○在○而○不○可○須○臆○離○矣○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大○全○問○體○物○而○不○可○遺○朱○子○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  
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夫○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  
氣○便○有○是○理○無○非○實○者○天○地○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天○地○之○  
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  
以○鬼○神○雖○無○形○聲○而○徧○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此○三○句○  
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  
然○却○體○物○而○不○遺○則○其○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



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神猶云即氣而不可離也何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闕遺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間乎晦明代謝也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也○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雙峰饒氏曰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引而不發之意也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弗見弗聞已足形容其隱矣而復以體物而遺言者明隱非空無之謂也故下文言微之顯而復以誠之不可揜中之明隱之所以不能

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揜故也又曰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以章即鬼神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言觀鬼神之體至隱而其用至費如此則道之用所以至費者豈非有至隱以為之體乎○朱氏伸曰視弗見聽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可遺德之顯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鄭注洋洋人想思其傍儉之貌○大全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内外交致之功也○雙峰饒氏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靈處○陳氏

曰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  
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  
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  
蒙引盛服兼冠履之屬  
存疑上既說體物不遺復就祭祀上說此尤顯然易見故言之  
以為體物不遺之驗神之格思之神亦是此類之神但不就祭  
祀時言耳  
愚按大全如陳氏黃氏李氏多以使天下後三節俱主祭祀言  
然存疑為正今說家皆從此也且抑詩屋漏之云本不謂祭時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大全朱子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  
也○鬼神主乎氣為物之體物生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  
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掩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也屈是  
實屈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掩如此○  
上下章恁地說忽插一段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在  
這裏也是寫飛魚躍意思所以未稍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掩  
如此夫○雙峰饒氏曰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為自此以

後言誠張本也。後章誠字即此章誠字。但此章誠字是費之所  
以然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以貫眾費而有諸已處。以德言  
也。皆所謂隱也。○雲峰胡氏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紀。而首於  
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  
車謂不息之謂誠。至子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  
真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  
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  
誠者即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其體甚微。其  
用甚顯。視不見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遺。顯

也。前之所謂費也。前言君子之道。以人道言。此言鬼神之德。以  
天道言。人道其用也。故先言用之費。而體之隱者。即在費之中。  
天道其體也。故先言體之微。而用之顯者。亦不出乎微之外。言  
固各有當也。○新安陳氏曰。微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揜對。  
自其妙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

右第十六章

章句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  
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  
費隱包大小而言。

大全東陽許氏曰此章自費隱章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  
察乎天地意也  
愚按此章若作鬼神看便玄虛難解若作道看亦與前天  
地有憾鳶魚飛躍等一様固自明白也疑團請於此處破  
却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  
之子孫保之

大全趙氏惠曰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復  
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左傳上虞幕裔孫虞闕父為周陶正武

王以元女妻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滿謚胡公自胡公  
至桓公十二世入春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初立陳始終春秋  
凡十二公當哀公十七年楚滅之陳滅而田恒得政於齊至威  
烈王田和列為諸侯卒為建國秦始皇三十六年王建降秦滅  
齊二世元年齊王族田儋及從弟榮弟橫皆豪傑宗彊儋畧定  
齊地皆自立為王漢高祖召橫自到舜祀始絕  
蒙引舜為天子則當有數世之廟以祀其先祖○虞思虞君名  
思以二女妻少康一成之旅因以匡復者也周改封陳今謚法  
有彌年壽考曰胡保民耆艾曰胡

愚按唐虞立五廟夏氏因之是其饗五世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大○全○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存○疑○此○條○語○意○云○天○之○生○物○如○此○今○以○舜○之○大○德○而○祿○位○名○壽○

之○必○得○者○固○上○天○因○材○而○篤○之○意○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

之○存○疑○此○條○語○意○云○君○子○宜○民○宜○人○必○受○祿○於○天○如○此○今○舜○之○大○

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者是固君子受祿于天之意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大○全○新○安○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

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一句總結上文意

達說通章皆就舜身上說

右第十七章

章○句○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

所以然者則為體敬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

之

鄭注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

大。全。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瞽。堯。舜。子。則。朱。均。所以。惟。文。王。為。無。憂。○。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

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全書武成篇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

前烈至於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蔡氏曰大王雖未

有翦商之志然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蒙引纘繼也緒業也此正謂繼世耳一戎衣而有天下却是後

日事○愚按不失顯名必得其名雖語氣微別然理不重此此處只是

賢辭無貶辭○備攷周本紀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復修后稷公劉之業

積德行義國人戴之○去邠止於岐下改國號曰周邠人舉國

扶老携幼歸焉其他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

狄之俗營築城郭宮室而居作五官有司曰司徒司馬司空司  
士司寇民皆歌頌其德○詩疏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  
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吳越春秋古公去邠處岐  
周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史記季  
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  
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  
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孔疏未猶老也者謂武王受命七年而崩組紺大王之父一名  
諸盤周本紀云亞圍卒子太公叔穎立太公卒子古公亶父立  
又世本云亞圍雲生太公組紺諸盤則叔穎組紺諸盤是一人  
也天保鄭注亦云先公謂后稷至諸盤  
大全史氏伯璿曰章句所以訓未為老者蓋以下文即言周公  
成文武之德追王上祀見得武王老不暇及沒後周公乃成其  
志也此所謂武王未受命一句不是結上節意而是引起下文  
周公追王上祀之意而言耳○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后  
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

慶節立國於幽。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隄立。毀隄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組紺即公叔祖類，乃大王之父也。○東陽許氏曰：堯封棄於邠，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其官，自竄戎翟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於豳，史謂稷生蔡邕，蔡邕生玆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按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毀隄、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盤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自稷至亶父，蓋二十餘世。史記以不窋為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

雲都諸盤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為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十五世，其亦誤矣。今按章句謂組紺為大王之父，据疏文而言也。○問組紺以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鷩冕諸侯之服，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蓋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鷩冕旒玉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雖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新安陳氏曰：無窮謂自大王以上及乎前無窮盡，直至於后稷也。○朱子曰：



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姪在諸侯者。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畧。未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陳氏曰。周公推文武大王王季之意。追尊其先王先公。又設為禮法通行。此意於天下。所謂推己以及人也。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山陰陸氏曰。經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新安王氏曰。追王之禮。夏商未有。武王晚而受命。初定天下。追王及於文考。至周公。因文王之孝。武王之志。追王上及大王。王季不言武王。追王者。禮制定於周公。故也。大王以上。追王不及。而武成稱后稷為先王。蓋史官刪潤之辭。然追王止於三王。而祀用天子之禮。則上及先公。蓋喪後死者。祭從生者。天下之達禮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而祭以士。非貶也。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而祭以大夫。非僭也。武王為天子。則祭先公用天子之禮。其義當然。祭禮殺於下而上。致其隆。喪禮詳於下而上。有所略。若夫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

致其隆。喪禮詳於下而上。有所略。若夫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

於庶人賤無加隆貴無加殺。孟子所謂三代共之者也。○新安  
陳氏曰。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於天子。蓋以子於父母喪服無  
貴賤之分一而已。末二句只是申明上二句。父母之喪。即三年  
之喪。朱子謂中庸之意。只是主父母而言。未必及其他者也。  
或問。小注藍田呂氏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  
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  
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之期。天子  
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  
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

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  
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  
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  
存疑。上祭先公。以天子之禮。祭用生者之祿也。斯禮也。達乎諸  
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用生者之祿。以祭其親也。父為大夫。子  
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此  
亦示其例耳。若父為庶人。子為士。父為大夫。子為諸侯之類。可  
以例推。若父為諸侯。子為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為大宗矣。○  
看來此是古禮。今世如子為大夫。則封父為大夫。既封大夫。亦

當以大夫禮葬之矣。豈復葬用死者之爵乎。○今之封贈其親。即周人追王之遺意。○以章句大夫降觀之。則期之喪亦不達乎大夫矣。○聖人是大槩說。章句是本儀位。○周公成文武之德。此意管到末。自追王大王王季至貴賤一也。○皆成文武德事。斯禮也。○只管到祭以大夫虞期之喪以下。又是一轉語。合而言之。穩是推已及人。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也。○成武王之德。易說成文王之德。難說。此當以下章總志述事來看。

愚按注疏又有追王改葬之說。頗可笑。然則今世贈公亦改葬乎。且累贈即累改之乎。其如青島家言何也。○物原周武王始

制追王禮。晉文公始制追封禮。○外類即公叔祖類。此以字近相訛耳。未知孰是。○三年之喪。本不止於父母。故晦翁云。只主父母。未暇及他。蓋不從藍田之云也。○諸盥即組紃。而許氏屢辨之。似當時亦不甚看注疏。○祀先公以鶩冕。或亦另有說。禮當如此耳。若云不敢以天子臨其先公。故從諸侯之服。則父為士而祭以大夫。亦改從士之服。父為庶人而祭以士。亦改從庶人之服乎。竊所未許。○麟既為是說。因簡周禮司服注。亦本無是解。且先公諸侯。則服七章之服。於禮為稱矣。祀四望山川。毳冕五章。祭社稷五祀。希冕三章。祭羣小祀。玄冕衣無文。裳刺黻。

而○已○又○何○取○乎○此○大○約○當○為○禮○有○大○小○而○隆○降○因○之○享○先○公○自○  
稍○次○於○先○王○耳○叔○穎○司○服○注○亦○作○公○祖○類○然○又○無○拜○字○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大○全○西○山○真○氏○曰○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為○孝○舜○之○孝○如○天○之○  
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江○  
陵○項○氏○曰○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之○備○  
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之○畫○倫○畫○制○者○故○舉○之○以○為○訓○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夫○全○黃○氏○洵○饒○曰○章○句○下○文○又○以○指○上○章○下○文○言○

愚○按○此○看○得○最○妙○因○以○上○章○後○兩○節○武○王○纘○緒○周○公○成○德○追○崇○  
先○祖○謂○為○繼○述○之○大○者○以○釋○此○節○則○連○斯○禮○也○達○乎○諸○侯○一○段○  
亦○當○是○先○王○志○事○中○所○有○故○曰○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  
乎○上○下○者○言○之○以○明○并○此○推○已○及○人○使○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得○  
展○孝○思○者○皆○為○繼○述○中○事○而○信○乎○其○為○至○善○也○若○說○是○此○章○下○  
文○則○春○秋○以○後○四○節○亦○一○步○通○不○去○矣○存○疑○淺○說○俱○誤○解○此○  
章○下○文○豈○不○是○所○制○祭○祀○之○禮○然○又○一○頭○項○矣○要○以○上○章○語○釋○  
此○節○亦○是○舉○大○段○蓋○繼○述○之○大○者○畢○竟○只○在○有○天○下○而○制○作○禮○

樂因之。不是謂追崇先祖。推已及人。為繼述之善。而下又另說也。○孔疏以繼志屬武王。述事屬周公。亦妙。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大全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

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

廟而三。士一廟。此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上士則

二廟。庶人祭於寢。○新安陳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祧廟。則有

司修除祧。則有祧黜。聖此修其祖廟也。○東陽許氏曰。修廟只

是洒掃整飭。常使嚴潔之意。○書顧命。璫玉五重。陳寶赤刀。天

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赤刀。赤削也。

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天球。鳴

球。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東陽許氏曰。顧命

序。所陳之寶。有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胤之

舞衣。大貝。鼗鼓。兂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之屬。則盡包上

所陳者。在其中。○龜山曰。宗廟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

之。示能傳也。○授尸。使神依焉。○趙氏惠曰。先祖遺衣服。小斂

及大斂之餘。乃藏之。廟祧。周禮春官。祭祀。則以其衣。授尸。服卒

者之上服。○周禮天官冢宰。庖人。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

夏行脍鱠膳膏臊。行猶用也。脍音渠。乾雉也。鱠音搜。乾魚也。臊。犬膏。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蠶羽膳膏羶。犢牛子麋鹿子腥。鷄膏蠶音鮮。魚也。羽雁也。羶羊脂也。又禮記內則篇亦云。○格菴。趙氏曰。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以奉人者薦神。蓋以生事之也。羔。稚羊豚。稚豕嫩而肥。故春用之。香謂牛膏也。調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

蒙引。古人廟制雖皆南向。然主則居西而東向。古人室之戶從東入。以西為上。祭者以東為下。向上而祭。○禮記月令孟春祀戶。方氏小注曰。戶竒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故孟春祀之門。

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故秋祀之。○古人廟室之戶從東南入。故室之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奧也。○凡廟主在本廟之中。皆東向。及其祔於太廟之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羣昭之入者。皆南向。羣穆之入者。皆北向。○神主東向。尸又南向。不同位。○備攷七世之廟。在商時已然。周以文武親盡當祧。而有功德當宗。別立文武世室。皆百世不遷。故周獨有九廟。自後穆祧者藏文世室。昭祧者藏武世室。○周禮春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存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

既事藏之。○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  
 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既祭則藏其服。○春秋繁露古者歲四  
 祭。因四時所生熟而祭先祖父母也。○  
 愚按此節。始後敬其所尊。一句。下節。始後愛其所親。一句。○上  
 引春官天府鄭注。陳其寶器以華國也。又守祧掌守先王先公  
 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者。注曰。大斂之餘也。疏曰。案士喪禮云  
 小斂十九稱。不必盡服。則小斂亦有餘衣。必知據大斂之餘者。  
 小斂之餘。至大斂更用之。大斂乃留之。故知其遺衣服無小斂  
 餘也。先鄭云。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為諸侯者。謂

不窳已後諸籓已前為諸侯者。后稷雖不謚為王。以其為始祖。  
 故祫祭在焉。從先王例也。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者。注曰。  
 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疏曰。先王之尸服衾冕。先公之  
 尸服鷩冕也。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黜堊之者。注曰。  
 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也。修除黜堊互言之。鄭司農  
 云。黜讀為幽。幽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黜。牆謂之堊。疏曰。  
 凡廟舊皆修除黜堊。祭更修除黜堊。示新之敬也。○庖人凡用  
 禽獸春行羔豚云云。鄭注。但云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不聞  
 以祭。凡用禽獸。大全誤作凡用禽獸。今改正。○凡冕服皆衣績

而裳。繡故曰裳。衣先王尸衾冕者。衾衣而冕也。衣五章。裳四章。凡九。先公尸衾衣而冕。衣三章。裳四章。凡七。衾始卷龍。衾始華。蟲畫雉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趙氏曰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羣昭羣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新安陳氏曰王制所謂三昭三穆昭在左左為陽昭者陽明之義穆在右右為陰穆者陰幽之義以周言之書於文王

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為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趙氏德曰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為子姓。章句所引乃祭統之文。夫祭有十倫。此條明第五倫見親疎之殺焉者。謂尸主既有昭穆如主人及衆賓亦如昭穆列在廟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不失倫類。此之謂親疎之殺也。然必以大廟言者。惟祭大廟之時則旅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羣穆咸在。若不於大廟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若昭與昭齒



穆與穆齒者言君之衆兄弟子孫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各自為  
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此明  
第九倫長幼之序也○新安陳氏曰宗宗伯宗人之屬祝大祝  
小祝也並見周禮祭祀以任職事為賢次序與祭之職事所以  
辨其人之賢也○問酌導飲也朱子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  
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酌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  
使飲也賓受之奠於席前至菴而後舉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  
杯疑後世所謂主人倍食於賓者此也○東陽許氏曰凡祭必  
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算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

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兄弟者主人之黨其位在堂下  
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  
亞獻賓三獻及尸賓曰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曰酢主人酌酒  
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之少者舉觶於兄弟  
最長者於阼階亦先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  
於阼階酌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酌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  
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賓爵于篚此旅酌之大畧也○  
東陽許氏曰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於楚茨之詩見其大意  
云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

具入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彷彿若此。○宗廟之禮一節五事禮意至為周密。序昭穆既明同姓之尊卑。序爵是合同姓異姓之貴賤。蓋皆指助祭陪位者而言。至於序賢則分別羣臣之賢否。廟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熟者為之。賢者既有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勸。雖然既以有事為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恥。則又有序爵以安其心。執事者既榮無事有爵而在列者及賤而後於廟中者皆得與旅酬。至此賢不賢皆恩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畢。尸既出異姓

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厚於疎遠者見制禮之意。文理密察恩意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粲然。○黃氏洵饒曰。宗祝有司之執事如執爵盥洗之類也。賓弟子即衆賓兄弟子即衆主人毛髮之色別長幼。謂昭與昭列長幼穆與穆列長幼也。為坐次謂賓出後之時也。  
 或問小注藍田呂氏曰。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孰可以為宗而詔相。孰可以為祝而祝嘏。孰可

以裸贊獻，孰可以執邊豆。至於執爵沃盥，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趙氏德曰：逸禘祫禮，昭穆各用一尸，蓋周之中世先王先公之位已凡二十餘所，使南北相向，各列牖下，假以先王考室之時言之，后稷東向，先公不窋以下十一尸，先王大王以下十三尸，南北相向，每尸設二十六豆，邊九俎，八簋，六鉶，及尸與主賓獻酬之地，蓋比明堂三倍之廣，而二十餘尸，各十獻，又有三酬，亦非一日所能行也。故祫祭之羣昭羣穆雖多，昭一尸穆一尸而已。合七廟之主而言，則九尸；合五廟之主而言，則七尸。

宗廟之禮，禮屬生者，所以序昭穆。全主生者，章句云：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此原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也。若死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已定，不待祭時序之也。○序爵異姓也。同姓者不與。若說兼同姓，則盡已在昭穆列，不得復分身。在爵列矣。○序昭穆者，序親也。正與序爵對。○公侯自侯國言，該伯子男也。卿大夫自內朝言，該上士中士矣。此以天子之祭，承大廟字說來。○此卿大夫斷為內朝者，外服諸侯既助祭，則其卿大夫宜不預也。○序昭穆與序爵，序事各不相混，不相涉。看來羣昭羣穆做一處，序公侯卿大夫陪祭者，又做一處，序執事者，則

各布列於所司之位。存疑宗廟之禮當貼云宗廟序立之禮。○旅酬之禮是飲福酒。欲神惠之均乎在庭此云逮賤者是就中取逮賤一節對序昭穆等而言。○講旅酬若依儀禮許多參差不一只當依章句混淪說。

愚按上節之為敬其所尊不待言矣。此節云愛其所親者觀下節章句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則上節固對祖考立說此節之中則凡同姓者俱子孫異姓者俱臣庶今合之一廟之中各供其事各被其澤各遵其禮各展其情先王之心何等驩悅豈不是愛其所親而為事歟。如生事亡如存此為不易之解。必曰通於上下則此天子之祭如何通得達說云一說上節通於上此節通於下則此通字更為牽彊支吾矣。○燕毛序齒恐大約不離序昭穆之意。但彼是祭時此是燕時耳。蓋昭穆序則分定今定則分之尊者必是年高而頌白者多其位在上少而黎黑者多在下也。蒙引云恐一時不暇問其年但看毛髮可笑。○昭穆不是一層昭後有穆穆後又有昭也。○宗廟之禮禮字勿虛言分子孫而左之右之以別其階因左右而先之後之以次其等此謂禮也。但昭穆二字當於下句出之方不礙。

附錄特牲云。三獻。主人酌西階上獻賓。薦脯醢。設折俎。賓卒爵。主人酌酢。卒爵降奠於其位。衆賓升受爵。坐祭立飲。主人洗解。酌於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奠解於薦南。揖復位。主人洗爵獻長兄弟於阼階上。如賓儀。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洗獻內兄弟於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嗣舉奠。兄弟弟子洗酌於東方之尊。舉解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賓坐取解。酬長兄弟。長兄弟卒解。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解於篚。賓弟子及兄弟子舉解於其長。長皆奠解。揖其弟子。爵皆無算。有司徹云。主人酌獻賓於西階上。衆賓長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辯受爵。乃升長賓。主人酌酢於長賓。西階上北面飲。卒爵。宰夫洗解升。主人受酌。酬長賓於西階南北面。遂飲。卒爵。主人卒洗升酌。賓拜受。坐奠爵於薦左。主人獻兄弟於阼階上。辯受爵。洗獻內賓於房中。獻私人於阼階上。二人洗解升。實爵。西楹坐奠爵。尸侑卒爵。尸酬主人。主人酬侑於西楹。卒爵。主人復進。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於衆賓。遂及兄弟私人。兄弟之後。生舉解於其長。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若不賓。尸賓拜受爵。洗酌。酌於主人。卒爵。賓以爵降奠於篚。主人洗獻衆賓。獻兄弟與內賓。

與○私○人○皆○如○賓○禮○賓○長○獻○於○尸○尸○酌○獻○祝○致○酌○賓○兄○弟○交○錯○其  
 酬○無○算○爵○禮○記○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  
 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又○云○苟○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  
 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又○云○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  
 特○牲○禮○俎○出○於○廟○門○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云○庶○羞○主○為○尸○非  
 神○饌○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燕○飲○自○尸○祝○至○兄○弟○之○庶  
 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  
 房○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  
 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燕○也○飲○而○不○醉○是○不○親○醉○也

不○出○是○不○敬○禮○書○云○族○燕○禮○服○皮○弁○服○即○於○路○寢○宰○夫○為○主  
 異○姓○為○賓○王○與○族○人○燕○於○堂○后○帥○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散○烝  
 所○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疎○也○昭○穆○以○序○之○所○以  
 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  
 儀○脫○屨○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算○以○盡○歡○大○率  
 與○諸○侯○燕○禮○不○異○酌○酢○同○疑○古○字○通○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必○如○事○生○事○亡○如  
 事○存○孝○之○至○也  
 達○說○細○玩○此○節○不○用○着○力○生○意○只○蒙○上○二○節○結○之○踐○位○五○句○申

結上二節事。死二句承上五句而贊之。亦不用着力。孝之至正。言其善。繼述也。

愚按章句其指先王也。然只是指文王耳。大王王季在所尊尊。字內不在先王內。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祀地。則於四郊。亦

惟天子得行之。其他非時告天。禮之重者。則亦謂之郊。禮之輕者。則謂之類。言此非正郊也。有類於正郊焉。爾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為至重。其次則祭地於社。北郊之祭。天子所獨。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之社謂之里社。此皆正祭。除正祭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言非正社之祭。其禮與社祭相宜。稱焉爾。此申言武王與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朱子曰。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為能饗帝。禘嘗之義。所謂惟孝子為能饗親。意思甚周密。譚氏曰。治道不

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如？當其奠饗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為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偽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注而不當？○雲峰胡氏曰：上文孝之至也，已結了達孝二字。此又別是一意。○莆田黃氏善曰：鬼神之道，一本同原，觀感應之妙，可知其一矣。嘗為四時祭祖宗之親近者，而易感禘為王者之祭，其所自出之帝，故難感。然猶是吾祖，與此身氣脉相貫，社又與已不相親，而感之亦難矣。然古今雖異，皆同生天壤間，均是人也。昔郊祀上帝，不易感於此而

能感，可以見天命謂性是兩頭一般。大而天地，細而人物，明而禮樂，幽而鬼神，一以貫之，無非此物流行著見而已。知乎此，則不過感應之理，推之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鬼神幽明與人間隔，猶無不可感之理，而况於人乎？○史氏伯璿曰：郊祭天，社祭地，天尊地卑，故先郊而後社。禘大祭，嘗時祭，禘大嘗，小故，先禘而後嘗。

或問：小注藍田呂氏曰：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先者，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間，恐懼戒謹而不敢欺。



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廣平游氏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為能饗帝，為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為能饗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為天下國家也，何有？  
 蒙引此一條，悉舉其禮制而言，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見得非武王周公不能制此禮也。○明乎三句，與論語同，皆當兼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言，有知行意。

禮記有所謂郊社之禮焉。冬至有事於圜丘也，夏至有事於方澤也。是果何為哉？蓋天生地成，其益無方，不有以報之，非所以教天下之仁也。故以郊社之禮事之，而答其生成之德也。有所謂宗廟之禮焉。五年一禘而合享也，三月一嘗而分薦也。是果何為哉？蓋祖德宗功，其被無窮，不有以報之，非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故以宗廟之禮祀之，而報其功德之隆也。夫斯禮也，與斯義也。惟聖人能制之，亦惟聖人能明之也。苟能因文以達其情，而於仁人之所以享帝者，有以默契其精微之蘊，窮數以詳其義，而以孝子之所以享親者，有以會通其心術之微，吾見明於

享帝之仁者則必能以仁而有萬民。四海永清之治。運之而裕如矣。明於享親之孝者則必能以孝而治天下。萬邦作享之化。成之而無難矣。

右第十九章

能。帝。之。仁。者。則。必。能。以。仁。而。有。萬。民。四。海。永。清。之。治。運。之。而。裕。如。矣。明。於。享。親。之。孝。者。則。必。能。以。孝。而。治。天。下。萬。邦。作。享。之。化。成。之。而。無。難。矣。

